

联的地方。

绘本表达给谁看的呢

“嗨，今天天气真好，跟我一起去玩吧！”

“呀！你是谁？”莫莫吓了一跳。

“我叫梅，是一只蜉蝣。”小东西冲莫莫挥着手。

莫莫有点不敢相信，她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去。

不管怎么样，这总比无聊要好得多吧？

看似简简单单的绘本、简简单单的对话，其实极简之处，是否有不少可以引起遐思的留白呢？孩子可以看故事、看图画，而大人看到绘本，特别是看到这样一位二十出头的女性画家所作的文本，是否会思考——

梅开一季，无非两周；蜉蝣的生命周期更短，这一点，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中早已写过，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。如此看，莫莫与一只叫梅的蜉蝣的对话，就有意蕴。白鹅、荷塘、西瓜以及莫莫手中那包城市寻常见的薯条，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意象组合——中国的乡村，还是那个乡村；但中国的乡村又不似那个乡村。哪怕春时草仍依依，粉墙也好，青山也罢，都尚可入画，然而跟着蜉蝣的指引，骑着

马儿来到树林的莫莫，却必然会有当代少年的一种视野与理解，甚或迷茫。比如梅与莫莫告别的时候，不无伤感地自称自己的生命只有一天，但这是开心的一天。莫莫自然答道：“可是，我们才刚刚成为朋友啊！”面对差点哭出来的莫莫，梅却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已经住在你们心里啦。”

无疑，梅之言，道尽生命的华彩。

赵睦平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：“我们许多人都认为绘本是创作给孩子看的。确实，包括我这本《莫莫的一天》的读者，大约还是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低年级同学。不过，在儿童绘本插画专业学习的过程中，我逐渐也认识到绘本是能够影响成年人的。”赵睦平观察，一些朋友在生娃之后，在亲子阅读阶段开始重新接触绘本。他们幼年时其实是看过绘本的，只不过长大成人以后，逐渐离开了绘本，而转为看文字书。如今包括银幕、荧屏、手机屏幕等等，各种信息载体使得成年人可能无暇顾及看绘本。而一旦重新和孩子在一起，静下心来看上几页绘本，读上几句配文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成人与孩子的思考方式当然有不同之处，然而却不妨碍一起读同一本书。大人会以自身的视角给孩子以各种解读。而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，孩子的童真之语，

是否也能影响到大人呢？赵睦平说，自小她也受到父亲的阅读趣味与绘画创作的影响。“我觉得父亲的画，总体上有些淡淡的忧伤。还有他的作品，画幅中的造型有大有小，构图有疏有密，这些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的创作，不过，因为在英国学习、生活，我也受到英国方面的种种影响，加上自己的趣味，逐渐也想形成自己的风格。”

提及不同国度的创作者的文化异同，赵睦平举例，中国有《狐假虎威》的童话故事。故事据说出于《战国策·楚策》。但在当代英国，有一位知名度较高的童书作者——朱丽娅·唐纳森，则创作了一个小老鼠借助大怪兽吓唬狐狸、猫头鹰和蛇的故事。两相比较，故事的线索有类似之处，但确实不是一个故事。

从唐纳森的写法分析，小老鼠是英国小孩子都知道的一种动

右图：赵睦平在英国学到了很多。

